

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

赵园■著

窗下

■ DANG DAI ZHU MING PI PING JIA SUI BI ■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窗下

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

赵园

赵园/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 庄学君
封面设计 邹小工 刘 民
技术设计 何 华
责任校对 伍登富

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

窗 下

赵 园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4 字数 180 千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220-03662-0/I·537 印数: 1-8000

定价: 13.00 元



自 序

创作界一向得风气之先。近几年诸种文集、选集、自选集出得红红火火。待到作家出过，似乎就轮到了学界。原以为出这类书不妨等临近终场谢幕的时候，但既有人来约，也就应了下来。自然也有点私心：出得稍早的书，早已绝版，甚至自己手中也所剩无几；出得稍后的，也有的几无流布，“选”一些出来，敝帚自珍而已。

我并不长于随笔。在我看来，散文随笔首先是一种状态，当然也是与状态相应的文体形式。我的不适于随笔，自然因了乏余裕，无论生存的，还是精神的。其次也因生性的不机智幽默。在与友人讨论文体时，我说，我们都乏“捷才”，敏捷地发现又迅即反应的才能；表达也相应地少机智，

即有一点“智慧”，也不免笨拙、笨重，运用得过于庄肃。我说，我甚至怀疑是否汉语本身的限度。我们未见得真有那样的严肃，正经，更可能是能力的匮乏，“智慧形式”的单调——当然与整个生活方式有关，可由此追究到传统，比如士夫（尤其儒家之徒）与狎、昵、谐、谑有关的诸种禁忌。儒教人格像是与一切诙谐幽默以至机智为敌的。当然，让“传统”为自己的缺陷受过，总有点像是不负责任。

若是所作散文随笔必冠以“学者”名衔，则还有更要命的一种缺陷，即“学问”（知识、语言材料，等等）的匮乏。我知道自己的那点学问决不够用来消遣，只能极谨慎极节制地使用。随笔当然不是“游戏笔墨”——这种误解可决不敢有。但写作中有略近“游戏”的心态，“闲闲”的笔致，我想肯定是有益的。因而我尽可能将一般所谓的散文与“学术小品”区分开来，怕的是贩卖“学术”时的捉襟见肘，令人只看出拮据、蹇困。“学者散文”已渐成时式，我却担心这一种流行只是将普遍缺陷暴露无遗。因此尽管有朋友一再提醒我“学术方式”之戕贼性情，痛心疾首，我仍然不为所动地写我的论文。

收入这本集子中的，有几篇散文，旧作与新作；其他则是学术性的随笔与小品。将为自己写的序、跋排列起来，大致可以见出十几年间学术研究进行的序列。有的书尚未出，甚至不知是否终于能出，但既已有了序，就一并排在这里。一向不愿为别人写读后感或作序，却也有了两篇。至于“京城夜话”与“老年”，是《独语》结集后拟的两个题目，前



者为了容纳一些片段、零碎的感兴，与“城市研究”无关，虽然这里录出的几则不免会给人这种印象；写后一个题目，倒是希望渐有某种“研究”性质，即将“老年”不但作为体验的也作为思考的对象。我关心的，是“老”对于个体生命所意味的——并不限于一己的经验。我甚至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参与有关的社会调查。

前两年应约编自己的散文集时，曾拟过一个书名，“窗下”，以为很可以状写我的日常状态；后来书名更换，就是那本列入“书趣文丛”的《独语》。这回编随笔选，想到的书名仍是“窗下”，出典即鲁迅那句“以窗下为活人的坟墓”。这“窗下”的“下”，其位置在室内，即我读书写作的那地方。我确已将大段岁月消磨在这地方了。也就在这窗下写了上面的序。

1997年3月
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乡土——之一.....	(1)
乡土——之二.....	(6)
乡土——之三.....	(11)
乡土——之四.....	(15)
铁哥们儿——之一.....	(20)
铁哥们儿——之二.....	(25)
闲话北大——之一.....	(29)
闲话北大——之二.....	(34)
偶 遇.....	(39)

倾 诉.....	(45)
关于钱的记忆.....	(50)
京城夜话.....	(54)
关于“老年”的笔记.....	(63)
《艰难的选择》跋语	(73)
有关《艰难的选择》的再思考.....	(76)
论小说十家·写在前面	(87)
论小说十家·论余杂谈（代跋）	(89)
《北京：城与人》琐语	(105)
《地之子》后记	(111)
《独语》自序	(113)
《自选集》自序	(116)
一个“知识人”对另一个“知识人”的读解.....	(127)
残片古城.....	(135)
话说“北京人”	(142)
礼仪文明.....	(142)
理性态度.....	(158)
散淡神情.....	(170)
旗人现象.....	(178)
读当代作家札记.....	(190)
读 人（一——十一）	(228)



读 人 (十二——二十一)	(252)
说“禁”	(269)
“名教罪人”	(279)
读王夫之说“一概之论”、“定论”	(287)



乡 土

——之一

那片沙土地甚至从未入过我的梦——中州腹地的那一大片沙土。但我知道那是我血缘所系的一片沙，知道那沙的金黄，那沙上的枣树，枣树下田垌中的花生，也想象过夏日里如霜如霰的枣花，秋天村外东岗一丘丘的沙上家家晒枣、家园后场上女人们群聚剥花生的热闹。

我未曾梦到过那一片沙土，却熟悉沙。豫南那条颍河岸上的沙，开封城外直堆上城头的沙，春日或冬日，卷过中原城市，落在你发间、衣服折皱里的沙。那条挟着泥沙的最稠浊的大河，由我的童年、少年岁月中流过时，留下的也是一层层沙。还记得童年时，在四叔任教的大学附近一个大沙丘上，曾颈上吊着花环，收不住脚狂奔而下，一头栽进沙窝里，让姊妹们笑出了眼泪。

我试图搜索这家族历史的杳远与深邃，却一无所获。这家族的历史传说太“大路”了：榆林赵村的赵姓，是打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——那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流传太广，竟如民族起源的神话那样，将无数家族故事覆盖了！

父亲说，他童年时的那片沙土并不干旱。正如寻常村落，村西有河，有荷塘，村中有水很旺的井。秋雨连绵的日子，村东岗以西的路旁，甚至到处可见咕咕吐水的“翻眼泉”。我于是像是听到了水声，见到了小河近岸处的芦苇，觉到了水面上的沁凉。有水就有人聚，有了榆林赵这聚族而居的大村落；有了村东的“老坟”和村南的“小坟”，坟地上阴气森森的柏树与藤萝；有了庄稼，麦子、高粱，有了地头的西瓜与豆子，和供家中女人纺线织布的棉花。

隔着深而又长的岁月，我看到了那院落，看到了那第二进院呈“品”字状紧紧挤在一处的三座楼。那相互遮蔽的楼，也相互倾听，其挨在一起定有几分紧张。那楼中即使白日里也必是昏暗的，洞开的门内可闻切切的低语。我还能看到父亲渡过童年的那座东楼，薄薄的楼板上，堆放着晒干的花生。入夜，这品字状的三座楼里，铁铸的灯盏中的灯草，各各在窗纸上涂抹出一小片昏黄。前院则听得“伙计”们蹲成一圈呼呼噜噜喝汤的声音，清脆的啐痰声，棚中的牲口不安的蹄声和“大板”^①低声的吆喝。

或许正当这时，本村出身的土匪头儿锁妞^②大步走进

① “大板”，喂牲口兼任车把式。

② 当时家乡的成年男子的名字后多缀一“妞”字，如群妞、全妞等。





了院子，随手将马拴在桩上，伙计们仍自顾自低头喝他们的汤。暗中有人含糊不清地打了个招呼，听得锁妞那漫不经心的回答。这应当是这块土匪出没的沙土地上最寻常的风景。但我想，那些锁妞们，必使这乡间的空气饱含了血腥，而不安也就在血腥的空气中传递。

这静夜里自然在演出着种种故事。其中就可能有如下的一幕：有土匪将说书场上一个精壮的年轻人叫出来，就在村头一枪撂倒了他。父亲说，那是因了家族中一个女性长辈垂青于这伙计，而家中有男性长辈告知土匪，说常常看到那年轻人磨刀……父亲讲述时，仰在沙发上，语气平淡，以至听起来很像个纯粹杜撰的故事。坐在他对面，我也只是漠然地想着，那说书场上的乡民得知了这一幕，会不会若无其事地将那书听下去的？多半会的吧。

据此很可以敷衍一个凄艳的故事。但在我的想象中，那沙土地上的风流故事也是干燥的。那土地只宜于生长粗陋的情欲，不大像是会滋养柔腻的风情。

父亲的父亲之死，竟也有类似的暧昧气味。据说他死于他所部民团中团丁的黑枪。那人是“门上”（即村中近邻）一家的女婿，我的风流倜傥的爷爷，可能和他婚娶前的老婆有过一点什么。父亲也说不清这“一点什么”是什么，他说，或许只是“调戏”之类。这故事听来也有一种干巴巴的味道。父亲得知上述情节，必是在他父亲故去一些日子之后。也许当时就只是传闻与猜测，无从查证。我倒是更关心其间必有的告发，以及家族中人神情诡秘的谈论，尤其是否

有过某种策动、谋划。然而事情也很可能是：那邻人家的女婿出去暂避了一时，村子则照旧生活下去。虽然这像是不大合理。爷爷毕竟是负有地方守御之责的体面的绅士！

父亲的这一类讲述，都略去了故事的舆论环境。或许那乡村舆论，是一个早年即出外求学的过于正经的少年难以知晓的。我却隔着时间，听到了一派私语，灶下，井边，墙根处，如小鼠的营作，窸窸窣窣，切切察察。而当切切察察声渐消，事件即更形模糊，那个年轻壮硕的躯体已化成虫沙，乡村人生则继续着大混沌。但沙土下毕竟有过故事，与埋在沙下的身体一起埋着的故事。

这家族与土匪的缘，到此也还没有尽。我的一个爷爷（父亲的三叔），终于死于土匪的劫杀，甚至尸首也无着落。那事发生在 1937 年冬。

我六七十年代之交插队的地方，也曾是土匪出没之地，村里残留着寨墙和寨沟。由村子去公社，可见当年土匪的炮楼，赫然矗在一马平川上。也有人指给我看村里的前土匪，那不过是个干瘪的老头子，全然看不出匪相。我家乡沙土地上的土匪，在我的想象中，是十足世俗化的，嗅不出任何荒野气息。那漫不经心的破坏，只为那片沙土染了点血污。中原民风，似与“雄强”“犷悍”无缘。土匪只是使生活原始，原始得粗鄙。

据父母说，我被带回那片沙土地，已是 1949 年夏，我四岁。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与乡土亲近。那之前父母带着一群子女，已由西北辗转返回了中原。乡间几天的停留，在我



的记忆中了无痕迹。那些长辈陌生的脸，那些庄稼汉粗糙的手，一定使我惊惧过。我不能确知是否这样。但在我最早的记忆的碎片中，却有着夏日的庄稼地，汽油味掺和在庄稼的气味中。这掺和着汽油味的庄稼地的气味，成了我“怀旧”的永远的诱因。

乡 土

——之二



场院边上那所私塾改良学校，开设了“历史启蒙”、“地理启蒙”、“国文”、“修身”一类课程的，该是这块沙土地最醒眼的时代标记的吧。据父亲说，那是四间茅屋，只因粉刷之后，搭了顶棚，吊起了带罩的洋油灯，竟让村民眼界大开，说是“金銮殿一样”。这间小学是我爷爷的作品。爷爷，那个上过民国初年县办的“高等学堂”，读过“格致”、“算学”的新派绅士，是这沙土地上的漂亮人物。我能想象，当着这位县教育局视学员身着黑提花缎子马褂、银灰提花缎子长袍，与他的同事乘马骄车来自己手创的学校视察时，村民尤其我的家族的兴奋与荣耀。



在这块沙土地上先开风气的爷爷，一定不曾料到，他的



儿子们，竟就由这所他创办的新式学堂，走到了县城省城，又走到了“革命”。这乡村绅士也决不会料到，若干年后，当他在平息地方叛乱^①中受了枪伤，临终之际竟见不到他的长子，——他尚未读完初中的长子、我的父亲正在不远的城市漂流，因做“地下工作”而行踪不定。

无论他对儿子的选择作何感想，儿子们的血管中，都流着他的血，那不安分的男人的血。虽则他们不曾像他那样，衣着考究地奔走于省会与地方头面人物之间，竞选省议员，也不曾徒劳地投资开矿，或收编土匪。我的父亲不记得爷爷对他有任何干涉，只听说那人在临终前的痛楚中，反复念叨着他，说“恒现在在哪儿呢？”

爷爷当然也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，他的儿子中唯一如他一样风流倜傥的那个，就死在他埋骨的沙土地上，死得毫无诗意。这父子均可作为良好资秉易为造物所憎、被“命运”苛待的例子。我的四叔是因“历史问题”而被从大学教席驱赶到街道，又被由城市驱赶到家乡，在他栖身的庵中服农药而死的。其时正是文革中。致他们于死的，就有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暴戾之气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叔，是五六十年代之交。那天他带了女儿，捂着个大口罩，与父亲在另一间屋子压低了声音交谈。父亲没有让我们过去见他，我们也不曾想到这样做，虽

^① 一九二八年春我家乡一带的“庙道叛乱”，据说为冯玉祥毁庙扒神、强迫妇女放足一类过激措施所激成。叛乱者曾攻陷新郑县城，杀了县长，后为军队剿平。庙道会，为地方会道门组织。

然他对于我们，曾经是风度翩翩且善诙谐的四叔。父亲始终接济着他落难的弟兄，却绝对避免他的子女与那些长辈间的接触。直到年长之后，我才能懂得父亲保全这个家的良苦用心。那时的我，自然不可能由如此谨慎的父亲那里，看出早年那个热血青年，那个以十几岁的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，独自在异地漂泊、经受酷刑、领略“铁窗风味”的父亲；那个在大学校园以“左翼”学生而与“右翼”对垒的父亲；那个在县中校长任上，悬挂毛、周（当然还有蒋）的画像，以武汉《新华日报》为国文教材的父亲；那个将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面前，斥责他不武装民众抗日的父亲。打从我记事，父亲已是这样恂恂如村夫子的父亲了。我只是由他批评某种弊政时以掌击案以至声泪俱下的姿势，依稀辨认出当年的父亲。

一些年之后，我见到四叔拍在延安的照片，和我的一个姑姑、另一个叔叔一起。据父亲说，他的四弟不到十六岁，就已有坐牢的经验。那照片上的四叔两手叉腰，英气勃勃。由这个英俊少年，到那个瑟索于庄稼地里的书生，中间的路几乎无从测算。在那不蔽风雨的破庵里，倘若四叔想到当他被指控被宣判时，那些曾被他庇护过的人们的意味深长的缄默，他是否仍会迷惘而寒栗？或者他早已对苍茫人事一派漠然。我还禁不住要猜测，倘若静夜里，游荡在田垄间的四叔与他的父亲相遇，他们将说些什么。那死于枪伤的父亲，与他的死于农药的儿子，多半会相对无言的吧。

我自不曾见到临终时的四叔，却从他的儿子脸上，读出

